

在固有認知堆砌的偶像敘事裏，少年偶像總被框定在流水線標籤之中：精緻包裝、曲風單一、流量簇擁。時代少年團成員宋亞軒，在口碑不俗的音樂綜藝《國樂無雙》裏，用一場場乾淨通透、審美克制的舞台，慢慢磨開外界固化的印象。區別於充斥競技遊戲、長途外景的綜藝，這檔節目以「一曲兩詞」為獨有的敘事切口，遊走穿梭在普通話與粵語流行音樂兩種語境之間，褪去多餘人設劇本，只留人聲與器樂對話，也讓更多觀眾對他生出意外驚喜：音色澄澈乾淨，對流行音樂擁有完整縱向的時代感知，站在舞台之上，總能釋放獨屬於少年純粹輕盈的歡喜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、俞晝 浙江報道



●宋亞軒逐字琢磨發音細節。節目組供圖



採訪安排在節目錄製間隙，舞台燈光方才緩緩收束，場館內的掌聲餘韻尚未散盡，園區外的熱烈呼喊，把夜色烘得滾燙。隔着一段喧鬧人潮，宋亞軒帶着一身清澈乾淨的少年氣息走到採訪間，外面一波高過一波的聲浪，縈繞在耳。現場工作人員笑着打趣：「聲浪最大的時候，肯定是宋亞軒來了。」

坐擁這般洶湧的偏愛，眼前的少年卻全無新生代偶像熟稔圓滑的應酬姿態，真實、鬆弛，是面對面交談時最直觀的感受。閒談間生出好奇，旁人總說他外表安靜像內向的I人，骨子裏實則是樂於表達的E人，兩種反差落在剛完成《膽小鬼》舞台的他身上，格外有對照意味。

順勢問他，當着原唱梁詠琪完整唱完改編版本，下台面對方碰面時，是否終於膽大一回，主動

盼來原唱當面的認可？話音落下，宋亞軒垂眸先淺淺一笑，才緩緩開口。他說，同台錄製，梁詠琪是個細心開朗又溫柔的姐姐，會主動與他搭話、引導他打開表達的開關。聽完他的演唱，更是不吝讚賞。

笑言被節目組「踹」一腳打磨

這版雙語改編賦予歌曲全新生命力，少年乾淨細膩的聲線，把藏在詞曲裏的心事詮釋得格外動人。同一段旋律，普通話版寫盡青春曖昧迂迴的心動，換上全新粵語填詞，整套敘事脈絡全然改換。粵語文字自帶留白式白描筆法，字句凝練婉轉，經由宋亞軒的演繹，為老歌鋪展出另一重少年人直白坦蕩的心事。最難得的是這個舞台的層次感，普通話、粵語發音邏輯、字音起伏各有溝壑，一字一句細微的語氣出入，碰撞出獨一份耐聽的聽覺質感。這段舞台片段流出後，迅速在社交平台發酵，不少路人就此打破固有的偶像濾鏡，開始認真留意流量標籤之下，他不俗的音樂審美與扎實唱功，願意沉下心探索他純粹的音樂內核。

《國樂無雙》能夠在同時期的音樂綜藝節目中闖出盛名，或許也在於摒棄花哨競技橋段，不去刻意製造衝突劇本，把所有鏡頭重心都落在旋律與人聲本身。就好像節目主創所透露，對待每個歌手、藝人，他們會留出充足空間，給予歌手充分的信任感。

節目播出至今，宋亞軒已經向大眾鋪展出他多维度的音樂切面。聊起節目組對舞台的打磨，他語氣輕快得像個鄰家弟弟：「他們會『踹』我一

腳。」話語裏簡單直率，也透露着他被前輩、工作人員溫柔推着向前的會心暖意。

很多錄製的間隙，拆解旋律、細讀歌詞，逐字琢磨發音細節，這些功課，宋亞軒做得開心也投入。「就好像在充電。」談及收穫，他的感言，字句雖簡短，聲線卻清脆利落，讓人聽得到回響。

節目誕生源於出圈舞台表演

很少有觀眾知曉，這檔音樂綜藝的誕生契機，本就源於宋亞軒一場出圈的舞台表演。主創團隊早期開會打磨企劃雛形時，所有人的思緒，不約而同落回他在另一檔節目《王牌對王牌》演唱粵語歌《我結婚了》。彼時他演唱完成度飽滿，播出後也引起網絡二創刷屏，相關討論熱度居高不下。

節目總導演笛子透露，這個舞台，便是催生節目最原始的微小火種。如果說節目立項始於一次驚艷的舞台相遇，那專屬舞台《Song For U》，便是節目組送給宋亞軒，也送給千萬年輕觀眾的滿滿誠意。為貼合旋律敘事、兼具情懷質感的完整舞台，團隊不惜重金拿下八首歌曲版權，反覆篩選曲目、推翻重構編曲，只為勾勒一段契合少年心境的演唱畫面。製片人吳彤笑談重金投入，他說：「這首歌看着像是專為宋亞軒打造，實則是為他代表的這群年輕人而作。」在主創團隊眼中，宋亞軒不只是一名登台表演者，更是承載年輕聽眾情緒的載體。

宋亞軒自小在廣州長大，街巷日

夜流淌的港樂、千禧年席捲嶺南的粵語流行浪潮，貫穿他整個成長軌跡，也讓他天然持有當代年輕人看待經典港樂的獨特視角。節目組藉由他的歌聲拋出一問：港樂，在如今年輕一代人的心裏，究竟是什麼模樣？節目播出後的口碑與全網反響，完美印證這份創作初心。節目組也笑着感慨，這筆花費是花給和宋亞軒一樣的年輕觀眾們。

●宋亞軒能遊走穿梭在普通話與粵語流行音樂兩種語境之間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



節目組供圖



●經由宋亞軒的演繹，為老歌鋪展出另一重少年人直白坦蕩的心事。節目組供圖

●《國樂無雙》在同時期的音樂綜藝節目中闖出盛名。節目組供圖

香港電影音樂熏陶 左右共情旋律



●宋亞軒予人真實、鬆弛的感覺。



●與多位前輩合拍節目，宋亞軒有所得着。

網上圖片

曾經在廣州長大，廣東歌的旋律，是滲透在宋亞軒影視歌曲初體驗的底色。他人生第一首主動學完整唱完的粵語歌，是2000年陳慧琳的《花花宇宙》。千禧年間這首輕快舞曲火遍粵港澳，街邊商舖喇叭、夜市小攤、電視熒幕循環往復播放。「我們走在大街小巷，都不需要自己去學，哼着哼着就會了。」宋亞軒說，滿城循環的流行金曲，肯定是他最早、最鮮活的流行聲樂啟蒙。

不過，滋養他審美感知的，從來不止單曲流行歌。他還記得，以前廣東衛視會循環播放周星馳的《武狀元蘇乞兒》《食神》，影片裏市井戲謔又柔軟的情節與配樂，不知不覺也塑造了他的聽歌偏好和世事感知。

被問及這些作品帶來的影響，宋亞軒坦言自己從未刻意梳理、刻意求證其中關聯，但港片鬆弛的敘事、港樂婉轉的韻律，早已悄悄左右他共情旋律的方式。聊到第一次踏足香港的經歷，他眼底澄澈透亮，說起街頭復

古樓宇、影視裏反覆出現的舊式地標，影像畫面與眼前實景重疊，很難用簡單詞句概括內心感受，只覺得行走其間，彷彿時被流動的時光包裹，自有動人魔力。

一如他在節目裏往返切换普通話、粵語曲目，即便常年生活在粵語區域，兩種語言的演唱依舊橫亘着一道無形門檻。宋亞軒發現，粵語獨有的前後鼻音、開合口發聲細節，都需要細細咀嚼、調氣息，過程雖繁瑣，但沉浸其中卻滿是充實。

前輩多棲發展是努力看齊榜樣

比如，在後台聽到《亂世巨星》，熱血旋律入耳，瞬間戳中他心底熱忱；陳小春演繹《Bad Boy》，舞台感染力撲面而來，也令宋亞軒當場渾身泛起雞皮疙瘩，身體自覺開啟跟唱模式。「這些前輩大哥、姐姐們都是橫跨影視、樂壇多線發展。」說起一眾前輩，宋亞軒語氣裏藏着真切嚮往，希望未來

自己也能拓寬創作路徑。問及是否主動上前交流求合作機會時，他又腼腆低頭，坦言至今還未主動表達，言語間也保留着一以貫之的純粹羞怯。

說起這趟音樂旅程，他給自己的舞台表現只打六分。是提醒也是清醒，告訴自己，還有很多待挖掘、探索的空間。鏡頭內外，腼腆好似他揮之不去的底色，但這份內斂，正在一場又一場歌唱裏，慢慢沉澱成獨屬於他的音樂底氣。

在新舊金曲歡快多變中，他會透露，希望嘗試「我這個年紀」的歌曲。在他的音樂認知裏，沒有冷門的曲目，每一段旋律背後，都寄存着一代人專屬的時代記憶，等待與不同聽眾產出故事。就好像，少年現在站在兩種流行音樂的交界，以清涼聲線串聯新舊歲月，在一曲兩詞的往返之間，持續交出人意料的舞台驚喜，前路漫漫，屬於他的音樂光景，無限也開闊。

特稿

最近一期的《國樂無雙》以「當金曲遇上新生」為題，請每位歌手交出自己的年代曲目。

宋亞軒隨口哼出《愛情買賣》《老鼠愛大米》《最炫民族風》《小蘋果》《再見只是陌生人》《一萬個捨不得》等「上頭」旋律。宋亞軒記得，彩鈴時代最火的曲目也還有一首《傷不起》。

「太經典了，小學的時候太喜歡聽了。」而其中，《傷不起》對於熟悉宋亞軒的歌迷來說，是一種心領神會的存在。要說他對一首歌曲的喜愛程度，《傷不起》就可以用「無處不在」來形容。確實，網絡上，只需動動指尖，宋亞軒嗨唱此曲的場景很多。哪怕現在，宋亞軒依然感嘆：「《傷不起》怎麼這麼洗腦啊？」

會唱、愛跳，宋亞軒還自帶獨家樂評，拆解神曲流傳的魅力。在他看來，歌曲巧妙融合了當年的網絡熱詞「傷不起」、動感電子舞曲節奏，搭配極具記憶點的電子音效，自帶超強「耳朵蟲效應」，一聽就忘不掉。

除了金曲回憶，宋亞軒還分享了一段極具共鳴的童年趣事，瞬間戳中無數網友：「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樣。」他回憶兒時常常蹲守電視購物的答題互動，曾認真參與闖關答題，起初僅需花費兩角錢，卻陷入無限闖關套路。

時至今日，那份「氣死我了」的憋屈依舊印象清晰。

帶著對這首老歌的滿滿親切感，宋亞軒在《國樂無雙》的舞台上，攜手常石磊完成了一次顛覆性爆改，跳出原曲直白喧鬧的敘事，融入港式抒情獨有的克制與留白。改編過後的氣質，網友觀眾們則用「單曲循環」來交付喜愛。

舊曲新生，宋亞軒再次給出他的審美與真誠。

小學生時期最愛唱《傷不起》



●唱跳完全難不到宋亞軒。節目組供圖